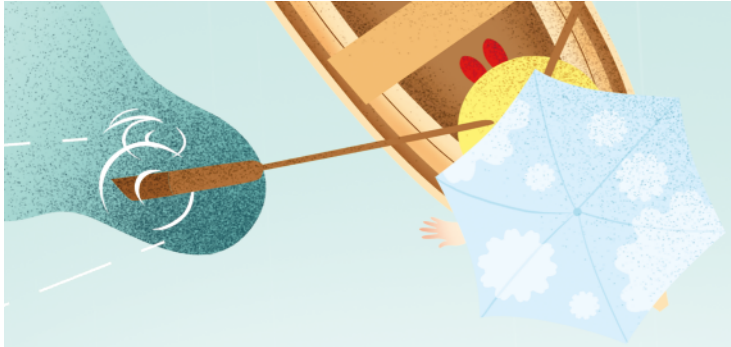
追求涉笔成趣
捡拾艺术理念
探寻文学初心

欢迎您的来稿

投稿邮箱：
wanbaofukan@163.com
请在主题标注“艺海拾贝”。



伏天的雨

□冯天军

“时暑不出门，亦无宾客至。”三伏天，桑拿天，毒花花的太阳，像打了鸡血，彪悍骁勇，让人汗水涔涔的，暑热难耐。抬头看天，多想有一场雨如期而至，消暑降温。

伏天的雨多在午后到来，中午还是骄阳似火，午后就看到乌云从天边奔涌汇聚，风扭打着树木，裹挟着树叶狂舞。接着一声闷雷，仿佛是鸣枪发令，豆大的雨点“噼噼啪啪”地砸下来，瞬间由远而近听到了蚕食桑叶的“唰唰”声，继而成线、成帘，倾盆而下，天地间一片混沌，成了雨主宰的世界。

伏天的雨充满霸气，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像春雨那样小家子气，吝啬得淅淅沥沥；也不像秋雨那样缠缠绵绵，墨墨迹迹。它像一位叱咤风云的刚烈男子，慷慨、果断、猛烈，长驱直入，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一任自己发泄。发泄完了，便打道回府。

伏天的雨很随意，一块云就是一场雨。有时候村南下雨，村北晴天丽日，老人们说，这是“鸡窝子雨”。

伏天的雨，淋你没商量。记忆中，儿时上下学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只好光着脚丫，提着凉鞋（怕泥泞拔断鞋带）在泥泞的路上艰难行走，浑身淋得像落汤鸡。有一年媒婆给二哥提了一门婚事，约好午后女方来我家见面，没想到路上下起了大雨，没有防备的二嫂和媒婆被淋得那叫一个惨，于相亲来说，本是尴尬的事。可是二嫂因这一雨淋，却像出水芙蓉，更多了一份娇气和妩媚，和二哥两人一见钟情。可以说，大雨浇出了这段美好姻缘。

伏天的雨，雨量大。汪曾祺曾写：“大得屋顶上起了烟，大雨点落在天井的积水里，砸出一个个丁字水泡。我用双手捂着耳朵，又放开，听雨声：呜——哇，呜——哇。”家家的雨水流到巷子里，再汇集到街上，便成了一条新开辟的河流。小孩子喜欢在这时披上一块塑料纸，头戴破苇笠，走出家门，在水中戏耍。鸭子也“呱呱”地从家中蹒跚而出，一头扎进水的海洋，自娱自乐。雨停了，村南村北的干渠、大坑都积满了水，这些积水成了我们日后逍遥的好去处。

大人们走出屋外，看看是不是大风催折了大树，浸塌了墙头，淹没了庄稼……当看到喝足了水的庄稼更加青葱，抖擞的瓜菜更加翠绿，一切安然无恙，脸上露出喜悦和满足。

风雨过后，唤醒了那些藏匿的生灵，燕子在清新的空中摆出炫酷的造型，青蛙“咕嘎咕嘎”地唱着，一会儿就成了和弦音，蛙鼓喧天了。天气的闷热，弄得睡不好觉，眼下突然而来的凉爽，真的该枕着蛙鼓“乘凉一觉睡”了。

凭栏观荷

□路来森

凭栏而望，很诗意的一种瞭望方式。

阁楼的栏杆，亭榭的栏杆，湖堤的栏杆，河岸的栏杆……人站在栏杆边，双手扶住栏杆或凭栏远眺，怎么样都觉得美好。

阁楼凭栏，那个阁，一定是“闺阁”。凭栏的女子，很古典，很婉约，婉约了一代又一代，从春秋婉约到清末；望穿了秋水，吹冷了长笛，残缺了明月……直到，凭栏的女子，成为一个个“符号”，点缀在历史的长河中——化作一个个凄美的意象，一种种美好的回忆。

我凭栏，不是阁楼栏杆，是河岸栏杆，是丹河的河岸栏杆。

丹河里，有荷花，白色的是白衣仙子，红色的是红衣新娘。仙子飘渺，新娘袅娜，都有一种绰约之美。河岸边，有香蒲，有芦苇；香蒲青青，芦苇也青青。初夏里，香蒲会窜出一支支暗红的穗子，像点燃起一支支火把，一天天燃烧着，直到把夏天烧成一团黏稠的火热；立秋后，芦苇会窜出一支支芦花，秋愈深，色愈白，直到把秋水白亮出阵阵寒意——“芦花瑟瑟秋水寒”。

我凭栏，多在盛夏，盛夏是我的假日，我有的是时间。我在时间里，让心情绽放。

栏杆，有两色：白的石栏杆，黄的木栏杆。石栏杆，是大理石的，白色的底子，流淌着青碧的纹理，我觉得时间的流水正在里面流淌；木栏杆，是松木的，尽管被染成了奶黄色，可你双手扶住，仍然能闻到松木的脂香味。凝神而闻，脂香里闻得到涛声，是松涛声，一阵阵的，贴着水面掠过。

我凭栏眺望，看河水，看荷花，看香蒲，看芦苇，还看各种各样零碎的草花。

我的耳际总会情不自禁地飘过一首词，一首李煜的《忆王孙》，也有人说是宋人李重元的。谁的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首词所描绘的意境，太美：风蒲猎猎小池塘，过雨荷花满院香。沈李浮瓜冰雪凉，竹方床，针线慵拈午梦长。

南唐的风蒲，南唐的池塘，南唐的小院，南唐的瓜李，南唐的竹床，南唐的夏雨，还有南唐的午梦。那时的一切，仿佛都是浓艳、风流的，是忧郁、缠绵的。可这首词不，这首词很田园，至少，是李煜对田园的一份天真的向往。

李煜，有一份天真，天真到一定程度就是简单，就是无知。所以，李煜做不成好皇帝。他只能做个风流文人，只能“划袜步香阶”，偷偷地去会他的小周后。然后，与小周后坐拥锦衾，想“风蒲猎猎小池塘”，听“断续寒砧断续风”，在怀想中，寄托一份对自然的向往。

哎，叹一声李煜！

丹河，不是池塘；但丹河里，也有水，有荷，有蒲苇，有拂过河水的夏日熏风，还有躺椅、石桌、石凳。也确然有人躺在躺椅上或趴在石桌上，午眠。日陋长长，午梦长长，他们睡得很沉酣。

很沉酣，很沉酣，沉酣进南唐的风流里。

我凭栏眺望的时候，大多在清晨。清晨，静。环境是静的，空气是净的，水面的一切，也都是静的，净的。静了好，净了好，心地安然，无垢无尘。

这样的静，容易让人凝神，让人沉浸。人一凝神，一沉浸，眼中的光景，便就安安静静了，清清楚楚了，明明白白了，清清丽丽了。

眼中的荷叶，就格外绿，蒲苇也格外绿。绿绿的荷叶上，水珠滚动，水珠明亮，亮得晶莹。水珠“吧嗒”一声，掉进水里，一尾鱼儿，红色的鲤鱼，恰好张口，就把水珠接住了。鲤鱼接住这颗水珠，要去跳龙门呢。

红的荷花，白的荷花，风一起，荷花摇摇曳曳——“一一风荷举”。

初冬时节，我有时也会来凭栏眺望。荷花谢了，荷叶枯了。忽然的一场小雪，枯荷上，粒粒的白，丝丝的白，片片的白……白得让人神伤。

不过，却也干净。

寅青诗二首

分身术

从没发生过
这是第一次
儿子目送我上班
哭得稀里哗啦
像一只拼力挣脱束缚的小鸟
赖在家门外
他的歇斯底里
超越我的脚步迈进电梯

一整个下午
我在医院坐立不安
想看儿子
就点开手机里的APP
将摄像头调准到最佳视角
只要我一喊他
他就跑到摄像头下面
抬头叫妈妈

我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等等
仿佛一下子通过分身术
长到了摄像头上
唯独我的灵魂
一直瘫坐在导诊椅上

监控下的女儿

镜头下
她朝我撅起小嘴巴
我正质问她
为何在校不午睡
这是班主任向我告的密
她道尽
一切无法入睡的理由

偶尔
她也会在镜头下
朝我用手比个Ok造型
答应我反复练习配音
读绘本写日记
镜头下这个Ok手势
总能令我心安

当然
她时常会来点小情绪
随手转动摄像头
让你瞬间看不见她
如果此刻向她撒娇
我也能索来一个吻
穿越镜头猛地飞过来

潍坊晚报
2023年7月2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陈晨 编辑：石风华 美编：王蓓 校对：刘小宁